

天山

南北的记忆

武纯展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天山

南北的记忆

武纯展
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山南北的记忆 / 武纯展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-7-228-14264-4

I. ①天… II. ①武… III. ①新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6271 号

出 版	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邮 编	830001
发 行	新疆人民出版社
印 刷	乌鲁木齐军星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1/16
印 张	18.5
字 数	230 千
版 次	2011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~3000 册
定 价	42.00 元

前 言

《天山南北的记忆》是一部图文并茂的新闻采访实录，也是一部值得收藏的散文集。

本书作者武纯展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的第一代新闻记者。1952年，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。时年，他只有17岁。从此，照相机陪伴着他在新疆度过了半个世纪。他的摄影技艺、新闻采访水平与时代俱进，与共和国同成长，与新疆共发展。

长期以来，武纯展通过新闻图片、摄影作品反映了新疆各族人民民主改革，社会主义建设和边疆地区风貌，建设成就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，对于农村牧区经济发展、绿洲城市的振兴作了一系列报道。他曾先后绕行塔里木盆地，南登帕米尔高原，北行伊犁河谷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报道。他的一些作品被《人民日报》、《中国旅游》等杂志刊用。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画刊、专版和画册，其中“坎儿井”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水与生活”的柯尼依西卡俱乐部奖；“塔里木秋色”、“待渡”曾在《中国摄影》、《大众摄影》刊载并得到同行的较高评价。

这个集子的每篇文章，每一幅图片都是作者对天山南北的发展、对新疆的历史进程，以及相关人物命运的变化真实写照，也是作者

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各种美好事物发自内心的赞美。其真情实感跃动于纸上，特别是作者在字里行间所表露出来的平实而又坚定的社会责任感，让人感受到一种勃勃向上的精神；同时也让读者看到那个年代人们脚踏实地、艰苦奋斗的工作风范，以及热爱新疆、热爱岗位、真诚待人、不计个人名利的质朴品格。

做为一名新闻记者，他时时被那些美好的时事及人物所感动，不断滋润着他的心田，激励着他奋发，以至于达到忘我的境界。因此，他觉得仅仅用相机还不足以表现出他所见闻的精神风貌，所以又拿起笔，更充分地传递着那叱咤风云的时代精神。正如作者在出这本书之前所表白的那样：“在40多年的新闻采访生涯中，我走过天山南北的许多地方，饱览新疆美丽的自然风光，经历过许多难以忘怀的事，接触到许许多多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物。特别是那些脚踏实地、默默奉献在最基层、最偏远的普通人。那些动人的事迹，时时拨动着我的心弦。无论是风沙、大漠的旅途遭际，还是雨夜毡房的杯酒笑谈，都给我的生命不断注入希望和活力。这些不能忘怀的人和事，常常萦绕在心头，即便是退休赋闲已步入人生古稀之年，我依然对往昔的记忆回味无穷，感到温馨，欣慰和振奋，以至于不得不把这些美好的回忆记述下来，奉献给读者。让我们永远记着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——平凡的奠基者。”

这个集子是他对采访生活的回眸，也是他对旧雨新知的感怀，更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对新疆跨越式发展的有力见证。

作者虽然是出生在伊犁的西北汉子，可他的写作风格却细致入微。他笔下的《穆青重返新疆》，能把读者带进现场，让你亲眼见到穆青发现和发掘新闻题材的那种激情，感受到新闻长者如何贪婪地追逐着真善美。读着这篇文章，似乎我也同穆青一起进出一户户维吾尔族农户，亲眼见穆青跟农民促膝攀谈、算收入、拉家常，他跟老乡像走亲戚一样，谈笑风声、亲切随和。

武纯展自述和王恩茂在一起的日子,展现给读者的是老一辈革命家爱民胜过爱自己的特质,重现了王恩茂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融入百姓中,与维吾尔老乡同呼吸、共命运的手足情。从这篇文章中让人们感受到王恩茂是一位亲和力极强的领导者。

作者文风十分质朴,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夸夸其谈的个人评论,通篇都是用事实说话,声情并茂。他用图片记录的“葡萄姑娘”和用文字描述的“葡萄奶奶”画出了王惠珠一生在吐鲁番传授、推广葡萄种植科学技术的事迹。成为千千万万服务在边疆生产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的一个缩影。

书中记叙最多的还是天山南北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。比如,从20世纪50年代就守护克孜尔千佛洞的维吾尔族老人尼牙孜,忠于职守、冒着生命危险捍卫祖国文化瑰宝的故事;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阿尔泰山的牧民;喀纳斯湖图瓦人的生活;边防哨卡的士兵;深山老林中的护林员;胡杨林中相爱相助的故事……武纯展同志尤其关注新疆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,及其各层人物的命运变化,这些都被他一一记录在书中。

总之,这是一本很有趣味、很有故事的书,能使你看到往日新疆的书;有历史跨度的书;了解记者生活的书;使你得到人文知识的书。

打开这本书吧,会使你深长思之。

编者

2011年3月

目 录

前 言 / 1

历史的功劳簿上

记者节有感 / 3

沧桑巨变五十年 / 5

记者应是美的使者

——记穆青重访新疆 / 8

同王恩茂在一起的日子 / 16

黄沙绿浪咏黄诚 / 24

追寻草原上的焦裕禄 / 29

从“葡萄姑娘”到“葡萄奶奶”

——记王惠珠 / 39

克孜尔的守护神——尼牙孜 / 44

迷途胡杨林

——采访日记一则 / 52

在胡杨林里结识的朋友们 / 56

在深山之中结识的老人

——阿尔泰山纪行之一 / 77

从边防哨卡到喀纳斯湖

——阿尔泰山纪行之二 / 89

瀚海明珠乌伦古湖(1961—1992) / 98

孔雀河畔访梨园 / 108

戈壁绿洲桃儿沟 / 112

葱岭古道话今昔 / 117

边城的鲜花与友情 / 125

天鹅湖上的寻觅 / 131

三进阿克牙孜 / 136

草原散记

——蛇的故事 / 143

忆同行

瀚海深处响春雷

——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过春节 / 155

白杨深处的记者之家 / 166

令我敬慕的一位前辈 / 175

忆王安 / 186

良师益友茹遂初 / 192

考古随笔

漫漫沙海寻古迹 / 199

采访山普拉古墓群的发掘 / 223

新疆沙漠烽燧驿站的探查 / 234

从塔里木荒漠烽燧看长城的西延 / 241

佛门在叶尔羌的历史见证 / 249

印痕

丝绸之路随想 / 255

我的人生轨迹和童年的印痕 / 258

后记 / 290

历史的 功劳簿上



记者节有感

每当记者节来临的时候,作为一名退休多年的新闻记者,我总会不由自主地追忆当年的采访生涯,以至于浮想联翩,夜不能寐。

我是一名摄影记者,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已有40余年。在天山南北连年奔波的旅途之中,我亲历过许许多多的重要事件,也采访过许许多多的平凡人物。有些事件和人物给我以启迪,给我以激励,给我的新闻摄影工作注入活力,令我深长思之,记忆犹新。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,新华社的一位同事到吐鲁番采访时,曾经拍摄过这样一幅图片——一位汉族姑娘为开墩不久的葡萄藤剪枝打杈,旁边的维吾尔族老人眯着双眼,全神注视着姑娘的双手。文字说明透露的信息是:毕业于内地院校的这位姑娘来到“葡萄之乡”吐鲁番,向当地农民传授葡萄高产种植技术,进行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广。这幅新闻照片及其文字说明,引起我对摄影作品表现力或冲击力的思考。此后我多次前往吐鲁番的葡萄园中,把摄影镜头瞄向那些辛勤劳作的农业技术人员们,年复一年,日积月累,终于拍摄出一组“从葡萄姑娘到葡萄奶奶”的专题报道。20世纪80年代初期,我在阿勒泰草原的深山牧场采访时,遇到一位刚从县城回来的哈萨克族牧民,在毡房外面向牧民们讲述自己在县城的所见所闻,言谈之中透露出许多改

革开放的新消息,听讲的哈萨克族牧民们,既惊奇,又兴奋,身姿不同,神情各异。我立即举起相机,把这一场景纳入镜头,向外界展示出阿勒泰草原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遥远的牧区社会正发生着深刻变革。1979年新华社组织丝绸之路采访报道,我和几位同事在丝绸之路沿线作了一次艰难的旅行,积累了许多报道素材。此后十多年中,我对一位名叫尼牙孜的维吾尔族老人始终难以忘怀,他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,守护克孜尔千佛洞长达40多年,坚韧不拔的精神感人至深。因此,我多次前往克孜尔千佛洞,追踪采访尼牙孜老人以及他的同道——长期驻守克孜尔研究丝路文化的人们,相继发出“龟兹文化艺术的研究与保护”和后来的吐鲁番“交河故城考古新发现”等专题摄影报道,从几个侧面反映丝绸之路的古今变迁。我深深地感悟到,作为一名新闻记者,当他记录现实生活、反映历史进程的时候,善于发现受众关注的东西并且不断拓展报道深度,从而准确、及时、鲜明、生动地给予反映,也正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。为此,我把多年新闻采访中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,以求教于大方之家。

沧桑巨变五十年

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。5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，但是它所带来的历史巨变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。维吾尔族有句谚语：“没有经过寒冬的百灵鸟，不知道春天的可贵……”新疆各族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，从贫穷走向幸福的这一段历程，使各族人民深深感受到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给人民带来明媚的春光，才使新疆走向发展振兴的大道。

谁会想到在旧中国不能生产一颗铁钉的新疆，今天从钢铁、煤炭、机械、电力、石油、纺织到食品，已经建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。



著名艺术家阿布都·古力（维吾尔族）正接受新华社记者的专访。

新中国成立初,和田沙漠绿洲一位维吾尔族老人为了报答共产党的恩情,准备带着哈密瓜和葡萄干骑着毛驴去北京看望救星毛主席。当初,我们这些新闻记者是怀着怎样激动的心情,用手中的钢笔和相机记录了这感人的故事。老人怎会想到,现在天山南北公路网络四通八达,航空线路不仅连接着北京,而且连接着沿海和内地的许多城市,乃至中亚的一些国家,加之亚欧大陆桥的开通,红其拉甫口岸对第三国开放等。铁路的开通,光缆通信网的形成,这些不可想象的便捷,已经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生活现实,也把遥远的新疆同祖国各地和世界各地连接在一起。不仅如此,旧社会电灯不明、马路不平、无雨满街土、有雨一街泥、破旧落后的乌鲁木齐,今天高楼林立,经济发达,文化繁荣,作为自治区的首府,已经以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形象屹立在祖国的西北边疆,正向中亚乃至世界著名城市迈进。而这些变化,无一不被我们新闻记者定格成难忘的历史瞬间。

新疆的历史巨变,莫过于人的命运的变化。被人们称为新疆“金唢呐”的阿布都·古力老人,从12岁学会吹唢呐开始,便在新疆南部的绿洲村镇过着乞讨般的卖艺生活。新中国成立之后,他被吸收为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,从那之后,欢快嘹亮的唢呐声不仅响彻天山南北,而且还在大江南北让人们领略他的艺术造诣和幸福情怀。这位艺术家已经步入耄耋之年,他的大儿子克里木演唱的著名歌曲



新疆医科大学何秉贤教授(汉族,右一)和肉孜·阿吉教授(维吾尔族,右起第三人)正在诊断病情。早年,他们是师生,今天新疆医学界的著名人士。

全国劳动模范、“五一”奖章获得者、全国重点大学之一新疆大学计算机中心主任、教授吾守尔·斯拉木在为汉族学生授课。



《塔里木河，故乡的河》《我的母亲叫中国》长久滋润着人们的心田。阿布都·古力由一个乡间艺人而成为新中国的艺术家，这仅仅是许多维吾尔族人命运变迁的一个事例。新疆医科大学心血管专家肉孜·阿吉是喀什古城一个贫民家庭的儿子，1956年他来到当时的新疆医学院，在汉族老师也是著名心血管专家何秉贤的指导下完成了学业，并一直跟随老师从医教学，同老师一起带出十几名博士研究生。每年肉孜·阿吉的生日，全病区的汉族、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和回族等各族医护人员，都会为他举行隆重的生日庆典。全国劳动模范、“五一”奖章获得者、全国重点大学之一新疆大学计算机中心主任、教授吾守尔·斯拉木也是在新中国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科学家。人的命运的变化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变化。昔日的放羊娃成为专家学者；荒漠绿洲的孩子步入高等学府；偏僻乡村的姑娘登上国际音乐艺术殿堂。这些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之转机，都同新中国的诞生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密切相关。

今天，新疆各族人民正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，在石油勘探开发的井场上，在攀登科技新高峰的征程中，在建设棉花基地的田野里，在草原、在工厂……他们携手并肩，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拼搏奋进！

记者应是美的使者

——记穆青重访新疆

1990年9月15日，我们新华社新疆分社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，新华社社长穆青来到乌鲁木齐，看望新疆分社的全体职工。庆典活动结束后，他对吐鲁番、石河子和伊犁等地进行考察访问，新疆分社指定我全程陪同。

穆青第一次进疆是在1964年，这次算是故地重游了。短短的十几天，我从穆青的采访和摄影活动中，感受到这位著名记者对新疆大地的热爱之情，对新闻事业勤于耕耘和执著追求的精神。

“我们记者应是美的使者”

这是穆青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讲的一句话。在新疆采访的日子里，他努力发现美，用心追逐美，处处显露出著名记者的才华。

从乌鲁木齐去吐鲁番的路上，穆青话语不多，目光始终盯着车窗外面的一景一物。车到达坂城，穆青走上一个小土坡，眺望一片随风势而弯曲的老榆树和天山博格达雪峰。这里是新疆著名的风口，一年四季风声呼啸。穆青站立风中，望着眼前的景色，久久不愿离

去。达坂城往东，是一片丰美的草地，溪水萦回，羊群漫游，远处的列车飞驰而过。看到这幅动静结合的壮观图景，穆青抑制不住荡漾的激情又招呼停车，要把这幅美景纳入镜头。

吐鲁番葡萄的收获季节已经过去了，但葡萄沟里错落有致的建筑物——制作葡萄干的阴房却吸引着穆青。他走到山头的制高点去拍摄全景，然后又走进阴房，在葡萄串的空档之间走来走去，寻求最佳拍摄点。

拍完葡萄干的阴房，我们又一道参观交河故城和坎儿井，访问果农。傍晚时分，穆青已经很劳累了，但他还是坚持要去40公里以外的地方，拍摄火焰山落日。因为他预感到，黄昏时的火焰山也许会更红、更美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当我们驱车来到火焰山下时，夕阳已为它涂抹了特殊的影调，比我往日所见美多了。穆青不顾脚下的砾石、土冈和沙尘，去追逐殷红的光影和山峦中图案般的纹路。待到群山湮没在薄暮之中，他才回过头来，赞叹戈壁日落之前特有的深邃博大之意境！

在去伊犁途中经过天山峡谷时，穆青已经完全沉浸在美妙意境之中了。

进入天山峡谷，景色更是美不胜收，群山烘托着银光闪烁的雪峰，公路像一条飘带铺展于崇山峻岭之中，峰回路转，变幻无穷。面对这一宏伟工程和山中景物，穆青注入一片深情。他手持照相机从山底拍到山顶，汽车一进入哈西勒根冰峰的防雪走廊和穿山隧道，耸立的雪峰、蜿蜒的公路使穆青忘记了自己正置身于海拔近4000米的天山之巅。他不顾寒风刺骨，不顾高山缺氧，爬高坡，登巨石，去选择表现这一工程和天山气势的最佳角度，直到拍得满意为止。翻过山巅，到了一个名叫乔尔玛的谷地，天山深处的另一番景色使他更加激动。绿中透黄的金秋草原，白浪翻滚的山间河流，笔直的松树，蓊郁的林野，构成了天山腹地的又一画廊。时值深秋，牧人们赶着肥壮的牲畜正向新的牧场迁移。穆青立刻把镜头对准这些转场的牧